
沒有那麼大的頭，就不要戴那麼大頂的帽子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引言

這篇文章是關於性與婚姻的問題，在進入正題之前，筆者想作出兩點聲明：第一，這篇文章的討論範圍只限於美國教會，我絕無意思將論點延伸到香港和其他美國以外的地方；第二，我並不是道德主義者，我絕無意思去譴責任何人，或者去判斷什麼是對、什麼是錯，我只是嘗試從心理學去解釋一些矛盾的怪現象。

眾所周知，美國保守派基督徒高調地維護傳統價值，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不合乎自己信念的社會現象，例如強調性貞潔，主張婚姻是一男一女、一生一世。然而，很多時候理論和實際卻存在著巨大的落差。

推崇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派領袖

寶拉·懷特（Paula White）牧師是前總統特朗普的屬靈顧問，也是白宮「信仰與機會倡議」（Faith and Opportunity Initiative）的負責人。寶拉先後結婚三次，1987年她在馬里蘭州參加教會時認識了該教會的副牧師蘭迪·懷特（Randy White），當時是「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」，但兩人各自與原來的配偶離婚，並於1990年結婚。在2010年，懷特與已婚的神醫佈道家本尼·辛（Benny Hinn）的曖昧關係引起了爭議，他們被拍攝到手牽著手離開羅馬的一家旅館。



著名媒體節目主持人拉什·林博（Rush Limbaugh）於本年2月17日因肺癌去世，享年70歲。幾十年來他一直通過傳媒推動保守派的政治議程，不瞞你說，從前我經常收看他的節目，不論我是否同意他的政見，我很喜歡他的談笑風生。他強調自己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關係，不過，林博曾經結婚四次，離婚三次。此外，2003年林博承認自己對處方止痛藥上癮，並且採用非法途徑獲取這些藥物，但這是題外話。

最近喬治亞州國會眾議員格林（ Marjorie Taylor Greene ）因支持「匿名者 Q」（QAnon）陰謀論被開除出眾院預算和教育委員會，她自稱是「堅強的保守基督徒」，並計畫將自己的「家庭價值觀」帶到華府。但本月中「每日郵報」（ Daily Mail ）揭發格林有過兩次婚外情。

小傑里·法威爾（ Jerry Falwell Jr. ）是自由大學的前任校長，該大學有非常嚴格的性道德規範。然而，去年法威爾承認妻子與另一人有婚外情，據稱法威爾喜歡看她的妻子與那個男人做愛。



拉維·扎卡里亞斯（ Ravi Zacharias 1946 - 2020 ）是印度裔基督教護教專家，他寫了 30 多本書來捍衛基督教和傳福音。2009 年，扎卡里亞斯簽署了《曼哈頓宣言》（ Manhattan Declaration ），申明人類生命的神聖性、婚姻的尊嚴、以及宗教自由。然而，他被指控誇大其學歷和嚴重的性失德。在 2021 年，一間律師事務所進行調查，確認了對他有關性行為不端的指控，例如他在出國旅行公幹時常常聘請女性按摩師，但在按摩過程中卻發生了超越常規的身體接觸。

以上的例子在不當程度上有很大分別，但在性質上有一個共通點，那就是婚姻出了問題，而往往結果是離婚。筆者需要強調，我絕對無意譴責或者歧視離婚人士，在有些情況之下，離婚人士是受害者，例如配偶不忠。不過，若果一個人離婚三、四次，我會追問是否每一次都是遇人不淑呢？尤其是這些事情發生在教會領袖或者公眾人物身上，教會又何來公信力呢？

從統計數字看基督徒離婚

有人可能會說：「以上只是幾宗個別、孤立的事件，你不能以偏概全。」要觀看整幅圖畫，我們便需要參考統計數字。2014 年，貝勒大學（ Baylor University ）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，約有 17% 的白人保守新教徒離婚，而所有美國人中只有 14%，但是這項研究是有爭議的。貝勒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傑里·帕克（ Jerry Park ）指出，許多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屬於低收入的階層，拮据的經濟環境令他們更容易承受較高的婚姻壓力，因而推高了離婚的可能性。

皮優研究中心（ Pew Research Center ）的調查研究顯示，在 4,752 名受訪者中，新教徒的離婚和分居率約為 51%，將新教徒分拆來看，福音派教徒的離婚和分居率在所有基督

教派別中是最高的（28%），其次是主流教會（Mainline Church）的新教徒（14%），黑人新教徒則是 9%。在新教徒以外，天主教徒是 19%，耶和華見證人和摩門教徒分別為 1%，東正教徒不到 1%。如果再將福音派拆分的話，當中最高離婚率的宗派是最保守的浸信會（10%）。

皮優研究中心的同一調查又顯示，在這 4,752 名受訪者中，表示絕對相信神的受訪者有最高的離婚率（69%），反而信心「薄弱」的卻只有 1%到 4%。認為宗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人有最高的離婚率（57%），相反，不知道宗教信仰是否重要的只有 1%離婚。自稱每天都祈禱的人有 61%離婚，但每個月偶然禱告的人只有 5%。相信有天堂的受訪者有 73%離婚，不肯定的只有 7%。

天啊！難道為了婚姻可以地老天荒、海枯石爛，我便不應該絕對信靠神，不應該將信仰擺在首位，不應該每天祈禱，不應該相信有永生嗎？對於以上的現象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呢？有很多可能的解釋，或者研究人員是世俗主義者，他們存心用偏差的數字去抹黑基督教保守派，這種說法可能適用於皮優研究中心，但貝勒大學是由浸信會創辦的；上面提過，帕克教授認為這是因為很多保守福音派信徒都是來自低收入家庭，但皮優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，黑人新教徒離婚率只有 9%，一般來說，黑人的收入更加低。

少說話，多做事

筆者有一個沒有經過驗證的理論：保守派教會鼓吹自己擁有絕對真理，具有排他性和反智傾向，這種態度放在政治、社會、婚姻上，你可以想像到會產生什麼負面效果。相信許多讀者對《哥林多前書》13 章已經耳熟能詳：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愛是永不止息。」簡單地說，愛包含了忍耐、包容、犧牲、讓步、說道理。然而，一旦丈夫或者妻子認為自己永遠都是對的，於是乎便出現了越虔誠便越容易離婚這怪現象。

在美國，自由派和保守派經常互相指責對方言行不一致、假冒為善，但這種對罵有助於解決問題嗎？筆者提出的方案十分簡單，那就是香港俗語所說的：「沒有那麼大的頭，就不要戴那麼大頂的帽子。」既然理想和現實發生了巨大的落差，那麼教會領袖和主要意見領袖是否應該稍為收斂言論，檢討發生落差的原因，然後重新出發呢？最近筆者和兩位學生完成了一篇論文，這篇論文將會在《心理學與基督教學報》發表，我們的研究題目是為什麼年青人離開信仰和離開教會，其中一些重大原因就是理想和現實的落差，他們覺得教會講一套、做一套，教會和世界脫節，教會過度強調某方面的性道德。

我相信大家都聽過以下在心理學中關於期望怎樣影響觀感的說法：上司問我需要多少時間完成工作，我說：「我不肯定，大概一個星期吧！」三天之後我呈交報告，上司會喜出望外；如果我說：「我辦事的效率十分高，我將會採用最尖端的電腦程式去計算數據，明天我便可以做好。」三天之後我呈交報告，上司會說：「花靚 ken，口輕輕！跌打藥布，喻得就喻！」若果教會保持低調，能夠做好見證，那麼人家便會將榮耀歸與神；如果說出來天下無敵，做起來卻有心無力，教會的形像只會江河日下。

在文章開首，筆者已經說自己不是道德主義者，因為我有自知之明，沒有那麼大的頭，我不敢戴那麼大頂的帽子。

2021年2月21日

[更多資訊](#)